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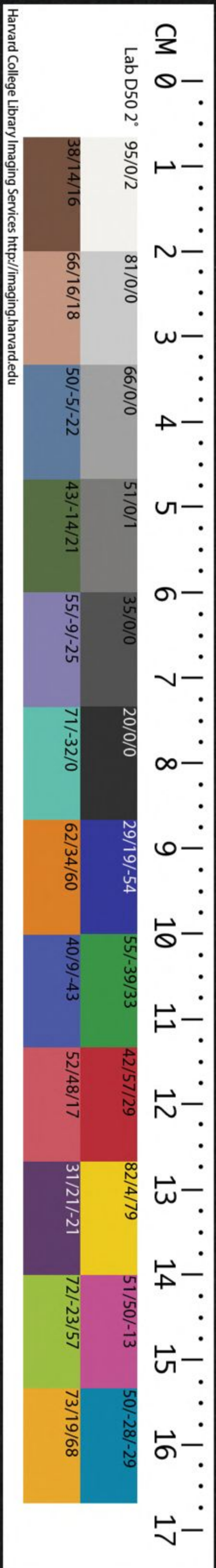
T2514/42386(10)

CHINESE-  
HARVARD-Y.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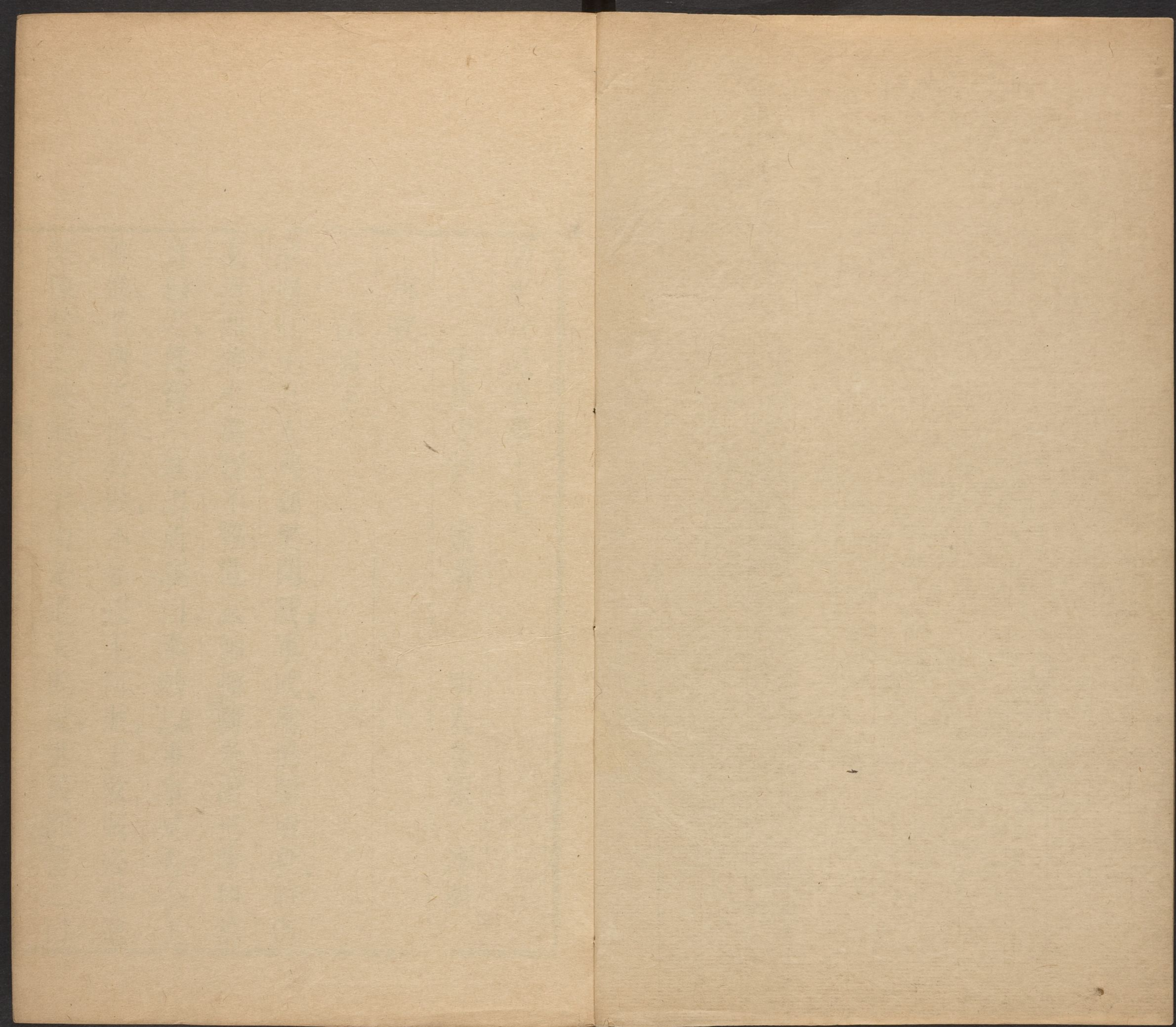
ESE LIBRARY  
LING INSTITUTE

2

NOV 4 1957









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唐紀

高祖下

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軍敗爲黑闥所殺時道  
玄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約萬  
寶繼之萬寶不進謂所親曰奉勅以軍事見委今王  
輕進若與之俱必敗不如以王餌賊王敗賊必爭進  
堅陳待之破賊必矣由是道玄敗沒世民深惜之曰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於此爲之流涕

道玄之敗非深入之故乃史萬寶不援之罪也萬寶怒其不待已命輕騎先出許之繼進旣而不動故以道玄餌賊而世民不知其情遂使老將奸計得行免於大戮世民平口遠料敵情如指諸掌而偶憐於此使道玄之憤結不得伸惜哉

是時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有司莫知所從惟據得之先後爲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

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於上上手勅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上怒責世民曰我手勅不如汝教耶他日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王言惟作命命云者猶天之所以命物也而可儻乎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獨不知其不可而亂之耶房杜諸人亦無警發何也旣許並行有司不得以所承先後爲據高祖不思因事更制乃謂秦王爲書生

論道玄之敗  
絲史萬寶不  
援

論高宗不思  
因事更制



所教。夫書生凡有幾等。豈讀孔孟五經之人。皆亂人君臣父子者乎。

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敗亡之餘。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請行。上許之。

范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王魏若勸建成以孝友之道。則儲位安矣。乃使之立功結黨。是導之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

范氏之論是則然矣。秦王豈但功高其德固遠過於建成。而人之大倫。有常有變。使建成而賢也。或能容其弟。使世民而聖也。斯能事其兄。今建成長而無德。乃欲使世民以命世之才。蓋代之功。終守臣節。雖甚愚人。亦知其不可。况高祖素有立世民之意。特無贊助者耳。王魏忠於太子。與其勸以立功而自安。曷若勸以避位而息亂乎。世民向者之再辭爲太子也。高祖言之。而建成無意故耳。今使建成力請。如東海王彊而去。則父子君臣之間。變



而不失其正矣。

六年

葬平陽昭公主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劍虎賁甲卒太常奏禮婦人無鼓吹上曰公主親執金鼓典義兵以輔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

論非禮之禮  
君子不以爲禮

凡爲國家典禮政事法度而不稽諸古則繆妄多矣唐以虎賁甲卒鼓吹葬公主此不稽古之事或問於古當何稽曰周家十亂有婦人焉或以爲文母者或謂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邑姜之功與周公旦大公望比亦異於常婦人矣若周家事之

有禮之變非書則詩必載之矣而畧無傳焉是知婦人不得用男子之禮也故過於禮者不若厚於禮厚於禮者不若當於禮非禮之禮君子不以爲禮也惟婦人而用男子之禮也於是。有。被。袞。冕。執。圭。玉。而。對。越。上。帝。者。矣。

七年

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爲十四衛



論國子學不  
當次於匠監  
之下

國子學上則祭先聖先師而儲經書。次則選有道  
德學問者爲博士。職教導。下則羣公卿大夫之胄。  
與天下之英。而養育成就之。以備官使。其地重矣。  
且天子有時乎親臨釋奠。拜伏乎先聖之前。而養  
三老五更。又於焉行饋醕之禮。夫豈與他官府有  
司比也。而次于匠監之下。非失之大乎。然則如之  
何。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學秘書殿中爲六省。而  
降內侍左右衛之上。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  
與政之階替矣。

綱目節錄其  
文

論唐善法美  
政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  
王者制民之產。是度其丁口之衆寡而授之田也。  
無世而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繫上之人肯給  
與不肯給耳。苟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  
括民之無田者而給之。田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  
之之法。收之之漸也。若無此意。則以民之犯法而  
沒田爲公家之利。與百姓爲市而買之。甚則以爲  
價不售而復奪之。又甚則強其親屬鄰里。高價而  
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以繫于心。惟



鬻田得直，重斂得稅，斯已矣。自後魏齊周以來，莫如唐之租庸調法，最善。然不能百年，爲苟簡者所變，可勝惜哉！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時用人，稱其官，則久而不徙，或終其身及其子孫，祿有常賜，故仕則不稼，有馬乘則不察鷄豚，家伐冰則不畜牛羊。當是時而與民爭利，斯可責矣。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朝饗太倉，暮而家食，苟非固窮之君子，其於菽水，彼仰有事，俯有育，若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存。盧懷慎爲宰相，及其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辦喪事。况其餘哉！以理論之，凡士而既仕者，卽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祿以酬其勞，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惟大譴大呵不在原宥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廉恥之風益勸矣。

世民旣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元吉日夜，譖世民於上，請殺之。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房玄齡長孫無忌勸王行周公之事，世民猶豫未決。玄齡無忌與



杜如晦尉遲敬德日夜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曰：骨  
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  
以義討之。敬德等再三陳說，世民猶未從。六月丁巳，  
太白經天，巳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  
秦王當有天下，上以狀授世民。世民乃奉建成元吉。  
淫亂後宮，且曰：臣無負兄弟，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  
德報讐。臣今枉死，永違君親，竟歸地下，恥見諸賊。上  
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無  
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上巳召裴寂、蕭瑀等，欲按其

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欲歸。世民射建成，敬德  
射元吉，並死。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敬德入宿衛。敬  
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卿來何爲？對曰：  
太子謀反，秦王誅之，恐驚陛下，遣臣宿衛。上謂寂曰：  
不意見此，當如之何？蕭瑀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  
又無功，嫉秦王功高望重，其爲奸謀，今秦王已誅之，  
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無復事  
矣。上曰：此吾夙心也。癸亥，立世民爲皇太子。  
司馬氏曰：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



之賢。太宗有子滅之節。則亂何由生。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惜哉。

太宗天資長於智勇。短於仁義者也。而又久在兵間。機事猶熟。其於太子齊王。固制之有餘畧矣。惜乎。其不知命也。昔桀惡湯。囚之夏臺。紂怒文王。幽之羑里。二聖人之德。固蓋天下。及見幽囚。則匹夫耳。譬猶神龍久水。鵬鷃鍛翮。將何爲乎。仲尼大聖

論唐太宗不  
知命

人。爲桓魋所圍七日。至於絕糧。是去死亦迫矣。然而文王於是方且演易。孔子於是方且弦歌。在易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君子於困窮厄難之時。猶能歸極天命。以不折其志。而况聖人樂天者乎。太宗苟有見乎湯文孔子之事。其居秦王府。俊又如林。爪牙具在。又密邇君父。夫豈與夏臺羑里陳蔡之危相似哉。乃不能以義處命。而爲先發制人。之事。又不欲如自己興戎者。以猶豫不爲之形。激謀臣猛將之心。辭避再三。不得已而後動。此固



讀史管見 卷十一  
破宋老生薛仁杲劉黑闥之餘策也。而司馬氏乃謂其爲羣下所逼，則誤矣。夫長孫尉遲之徒，懇懇速之者，正猶張儀在蘇秦術內而不知耳。旣已表列建成元吉罪惡，高祖有明當鞫問汝，宜早參之詔，仍已命大臣數人欲按其事，則宜入侍殿陛，以俟別白。若天命在我，理必得伸。苟或不然，夫豈力所能勝。敬恭祇懼，聽天所爲，其與湯文不遠矣。又兄傅奕奏云：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是有意從之也。不能小忍，乃於君父未

及坐朝，兄弟未奉質對之時，已則彎弓舍矢，而國儲殞斃。敬德持矢直入，而乘輿怖駭，逡巡避位，遂以授之。嗚呼！此何事哉！夫太子，父之統也。殺之於父之側，猶無父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况太子之貳父乎！太宗不知師法湯文，以全其義，而謬引周公以蓋其惡，本於不知命而已。不知命，故不由於義。不由義，則必計於利。然則臨湖之變，小人或不爲者矣。惜哉！有拯救生民之志，削平禍亂之才，而自爲此也。或曰：太宗嘗以誅兄弟之事問李靖。



李勣二人皆辭不對何也。二人皆知太宗。翁張匿搏之幾。又知太宗辦之不難也。故辭而不對。既可。以令太宗無植黨之嫌於已。又足以存處人父子兄弟之間。其智固優於太宗矣。然則房玄齡杜如晦勸成之何也。曰能知太宗之舉異乎周公。非知道者不能。房杜雖賢。非知道者也。魏徵亦然。

太宗上

詔追封故太子為息王。謚曰隱。元吉為海陵王。謚曰刺。

論元吉不當追封

息隱王欲殺秦王而未舉。身為太子而被誅。太宗追封之可也。若元吉則凶愾禍賊。勸建成除秦土。又欲因之以昵太子。事雖未成。原其意而誅之。則不當追封也。

貞觀元紀

上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卿何不悟。奕曰。佛乃胡中桀黠之教。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用欺愚俗。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

論傅奕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

如奕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彼所以能張大其說。流傳千有餘歲。高明之士。往往從之者。亦有以。



深動乎其心矣。若苟曰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或能照之，蓋不如是也。然則說實爲浩博連類，以根塵六者，反覆隱顯，引而伸之，遂至於數十萬言。故君子曰：若一欲窮之，必未能窮，而先爲所變，故不若置而不觀。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上智之士，旣不可惑，亦必遍讀其書，挾其捷而剔其髓，然後冰釋雲散，渙然無疑。信道術之爲天下裂，而至當之，必歸于一也。

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

隨之。有失輒諫。

論耳目之任  
以得人爲要

有失輒許諫官諫，此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待是爲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取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許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爲要也。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



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彞慚而退。

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諸公，非惟不應後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唐室之大憂乎。是則非但德彞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德彞亦初不知其奸邪也。信知人之難哉。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納餽事覺，上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曰：枉法受財罪不可赦，柰何更賜之。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法與天下為平者也。順德有功而罪至死，若當議者付朝廷公論之，未減可也。苟無可議，一付之法而已。人主無容心焉。今應死而賜帛，雖曰示辱，而不施之他人，而獨施之順德乎。順德者長孫后之

論太宗偏私之情

論太宗不制  
德彞奸邪



族也。而又有功。太宗心欲生之。故假愧辱之說。以曉廷尉。而偏私之情見矣。豈所謂講若畫一者哉。上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邇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論人能反求  
諸已者難

直則當危機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應弦而倒。而濱於殆也。久矣。工人之意。則不為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為諭。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耳。執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期之聽耶。太宗英才蓋世。羣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以望清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眾不可益如此。人君可不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已者。實難。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

讀史管見



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且有功，上欲用為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深戒。上不聽。

論長孫無忌

用人之道，固不擇親讐，踈賤惟其才而已矣。然長孫無忌亦常才也。以布衣交，則不當為宰相。以外戚則不當與朝權。以佐命功，則與房杜諸人等。爾上所以譽之者，纔曰善避嫌疑，應物敏速，能決斷。

綱目節錄其

事理然則唐朝豈無與為對，必不可闕如房杜王魏之比乎。若從后言，不使知政，退避權勢，保其寵祿。又安有黔南之禍哉。

魏徵言於上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論魏公之言  
過于分別

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於分別矣。不若曰



臣願為稷契臯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  
 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之意也夫稷契比干所  
 謂易地則皆然者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  
 強諫曰吾效稷契臯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  
 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乃以桀紂視吾君而欲為忠  
 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上謂王珪曰國家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勅  
 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卿曹各當徇公勿雷同  
 也

集材並用

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時雖以周公位冢宰然  
 亦與召公同相為左右此尚書之序孔子之言也  
 何者周公不敢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為人  
 心不同而大賢難得則參錯并用猶驅車猶植屋  
 兼取眾力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矣故自漢以  
 來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  
 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  
 書兩令左右丞及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參豫朝  
 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分為二省



而尚書受成放之有司當貞觀之時君明臣忠朝  
希糝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  
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難相違  
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屣而獲珠玉也  
嗚呼爲君如太宗爲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爲後  
世法也若棄數百年成規合三省爲一以一相專  
之而官屬如故畧無可否見姓署名是中書門下  
之名存而基命駁正之實亡矣豈非侮文便私之  
甚哉

大理少卿胡演進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  
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  
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  
諸囚爲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  
俟進止

三品以上  
當別引

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  
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  
見引設有誣陷冤抑欲面訴於君而止於朝堂無  
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隋史萬歲實在朝堂而楊



素以往謁東宮讒之。朝堂雖近天子之居。至是遠於萬里。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

上謂侍臣曰。隋煬文辭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已受人。煬帝恃才自用。口誦堯舜。而身為桀紂。曾不自知以至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

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為然。凡聖讀而庸行者。皆是也。魏徵常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為堯舜者。使其君

論魏徵見堯舜之淺

有修進企及之方。則其益大矣。顧言虛已受人。與恃才自用。以為聖愚之異。何其見堯舜之淺耶。貞觀之治。徵功為多。然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極矣。上稽君德。次考臣道。下觀民風。其有愧於三代者。何可殫數。若使伊傅周召。得太宗而相之。其效豈止於富庶百姓而已哉。

綱目節錄其

文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



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

論太宗推尊聖人包以大信而無實見

太宗不取老釋而好堯舜周孔之道。所謂知所去取矣。而以為如魚有水。鳥有翼。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者。則未知其誠能然乎。抑徒意之而云爾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使太宗誠能好之。如對熊掌豹胎者。既知其美。必其其味。而餒魚敗肉。不復在御矣。劫父臣虜。殺兄及弟。駭君親而代其位。他日又室弟婦。欲以為妻。與之生子。使繼弟之後。此人道所不得為者。比之於

味也。是又痴嗜之比。不得與餒魚敗肉為伍。而太宗顧且勇於攬取。烏在其能好堯舜周孔之道哉。故凡推尊聖人。包以大言。而未嘗實見者。大抵如此。夫允執厥中者。堯舜之盛也。而始於道心。欲不踰矩者。孔子之盛也。而始於志學。志者非讀書記誦之謂。道心之微。又與老釋玄妙之言。何以別乎。自此而入。庶乎其知道矣。知之如是。則能好之矣。未嘗知之。而以為我好堯舜周孔之道云者。妄也。夫道非有一物。可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

綱目節錄其文



能離亦猶鳥之有翼魚之有水顧不自知耳

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所以益衰也

論君臣泛問  
泛對無切磋  
之益

上既泛問珪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古近世凡幾世珪宜復帝曰不知陛下所指為何代請得論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自魏晉而下則無足言若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邵而風俗厚薄治化淳漓無

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能而不獎其所已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三年

人謂房杜之才  
非能賢于太  
宗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廣求賢人隨才器使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宰相而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為不可雖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畧姑以是為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



當權而以吏事自爲者二也。才用粗淺，熟於有司之務，躡躑其任，益以是勉勉者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權，而故治文案，親牒訴爲小心以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如陳獻侯，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爲太甲高宗成王之事也。

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上書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論切直之言  
當收爲益身  
之用

綱目節錄其  
文

凡人心已以爲是，則欲天下皆是，已以爲非，則欲天下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爲是，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克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

上謂孔穎達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炫耀聰明，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



論孔穎達之言足以爲太宗

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太宗之問，疑其不必如是，蓋其爲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故於不矜不伐，未能有行焉。孔穎達所言，亦足以箴之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爲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爲多可也；而又問於寡，彼不能與寡者，將何以益我，不幾於僞以下人者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善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所爲而然哉？故曰：

學然後知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好古敏以求之，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太宗而知之，庶乎少進矣。

貞觀四年，命諸將分擊突厥，俘頡利可汗，至長安。上皇歎曰：漢高祖困於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託付得人，復何憂哉？

武德七年，高祖患突厥入寇之頻，欲遷都以避之。秦王曰：不可。不出十年，必定漠北。至是纔七年，而其言售，且雪其父稱臣之恥。嗚呼，可謂克家之子。

文淵閣錄其

論太宗可謂克家之子矣



矣。夫唐高祖之臣突厥也。爲晉陽留守耳。晉高祖之稱臣契丹也。爲太原節度使耳。彼始畢耶律。皆夷狄之君。疑亦可也。而君子終不之與。蓋以中國者禮義之所在。夷狄者禽獸之與鄰。舍中國而從夷狄。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以陳相從許行。孟子尚闢之。况唐晉二祖欲取天下。而北面左衽乎。晉陽留守太原節度使尚不可。况萬乘之主乎。故唐高祖先臣之繼用敵國禮。尋又正君臣之儀。而太宗發憤慷慨。幹父之蠱。脩德行政。中國旣治。偏師一

出。禽其上而空其庭。方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然後用之者。一何速也。嗚呼。可謂英武之君矣。雖然。好武功。勤遠畧者。聖人所戒。向使高祖義以自強。不假突厥士馬。則無緣臣之。彼又何因有恃而驕。責報無已。中國旣無忿怒。則師役無自而興。故需而不已。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師。君子作事。謀始爲末流之若此也。

突厥降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顏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李百藥



以爲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  
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  
抗衡中國温彦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  
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虚之地使爲中國行  
蔽魏徵以爲宜縱之使還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  
面獸心今降者十萬數年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  
彦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今突厥困窮來歸  
奈何棄之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教之禮義  
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  
何患之有上用彦博策

論温彦博之  
策置羌戎十  
川腋

綱目節錄其  
文

獻言之道惟理是馮心則言必忠聽言之道勿以同  
於己者爲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偏詢在庭  
當矣顏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  
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温彦博策何也彦博之  
策太宗之所爲也其偶同歟未可知也其先意承  
志歟未可知也如所見偶同則不當言之再三如  
先意承志則不得爲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  
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爲乃天地之氣有



淳正偏駁。何暇施之降虜。且至禮義教之。王者有九州。

嗣無德可懷。無威可畏。是置羗戎於肘腋也。豈不殆哉。太宗用其言。未幾而有矢及幄殿之變。故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欲功加外荒。冠帶百蠻者。非聖王之盛節也。

論太宗當還林邑大珠

林邑獻大珠。有司以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小國勝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嫚。遽興兵革。幾於能忍。然

文 三日節錄其

林邑表辭。敢為不順者。以獻大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明年五色鸚鵡與美女繼來。則納侮多矣。雖詔使者歸之。而珠竟不還。夫豈格遠人之道乎。

詔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

論朝服當以正色

朝服當以正色。緋近於朱。猶之可也。惡紫奪朱。而加於緋上。可乎。青者色之正也。綠為間色。而加於



青上可乎。必欲歸諸正，必則古昔師先王，其可也。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詔自今不得笞囚背。

論太宗善推其所為

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在民。禁笞囚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為者矣。其致戶口滋多，家給人足也。宜哉。後世有杖背之刑，弱者徃徃至死，蓋不知此。至於總兵之人，以私喜怒，用大挺杖人背，至於數百，卒入而行之，莫之禁也。豈非仁政之累哉。

綱目節錄其文

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曰：易如飢渴者易於飲食，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黃帝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大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當化為鬼魅矣。上然徵言。

論魏徵無心于人之本心

德彝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為甚失。魏徵言：若果澆訛，當為鬼魅，則非也。以書契以來觀之，三代之時，果不若唐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若夏商之



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唐室風俗。又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朴。無有澆訛。是結繩之治。可以易約劑。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夥。則氣漓而人澆。蓋或二三百歲。或五六百歲。淳漓一變。而天地之氣。虛盈消息。後世誠不及古遠矣。且地之生物無窮。尚有一易再易三易之差。而天之運行。亦不能常春而不秋也。此大淳漓之驗也。若夫人之所以爲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乎飢渴者。易爲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綱目節錄其  
文

五年

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曰。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曰。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不若



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請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同心京室，官寮皆省司選用，不得擅作威刑，詔宗室及勳賢之臣，作鎮藩部，貽厥孫謀，非有大過，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之以天下奉一

論柳宗元封

論無稽而

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顧以京畿闕費，與邊援難及爲言，鹵莽甚矣。而蜀人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蘇仍以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凡斷天下之大法度，含義理之辨，則何以處是非之決，敢問古者封建，其利心耶？秦之兼并，其義心耶？洪水既平，禹別九州，弼成五服，自甸至荒，周五千里，衆建諸侯，又設師長以總維之，是堯舜禹共爲此法，以公天下，而宗元以爲不得已之勢，誤矣。誠知上



古諸侯已爲民害，非聖人之意，不得已，因勢而存之。則洪水懷襄，民無所定，天下之大變也。何爲民懼昏墊，而侯伯獨能有其國，以堯舜禹三聖人不能因洪水之平，更立制度，爲後世郡縣參錯變置，乃反畫壤裂土，修明五服之法，一何三聖人智之弗及歟。宗元曰：自天子至里胥，其德在人，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爲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不以爲聖人之意而歸之勢，可乎。下堂迎覲者，夷王過也。登覲者，

挽而下之乎。不能定魯嗣，宣王過也。豈魯侯自亂長幼之序乎。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使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使周常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得盛強，主不掉之患，夫周之所以敗也。譬猶木之拔本，水之塞源，外諸侯之比王室，所謂枝幹流委，爾論成敗而不循本窮源，猶診人喪心而歸咎于手足之辟戾，亦遠矣。宗元又曰：秦爲郡邑，守宰運四海于掌握，其所以大壞者，由暴威竭貨，然天下有叛人而無叛吏，咎在人怨而已。夫桀之與紂，豈



非暴威竭貨乎。民之怨之曰：何日而喪。予及汝皆亡，豈非叛人乎？使人而不怨，湯武又安得帥而伐之哉？方秦之將亡也，陳吳奮其白挺，劉項從而斃之，兵車所向，下城以數十計，無爲秦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宗元又曰：凡封建之國，理者少，亂者多，胡不以天下觀之，固亦然矣。且以封建爲失制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夫制與政，誰爲此名宗元別之也。是未悟制卽政，政卽制也。又言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是未嘗讀孟子。孟子自

謂周室班爵祿，聞其大畧矣。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朝者如此，他可類推矣。此固述周家待諸侯之道也。周公伐武庚二年，伐奄三年，或戮之，或遷之，又嘗滅國五十，烏在其不敢變也。漢不制侯王，遏其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袁盎固言之於文帝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爲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爲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



五伯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刑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夫田叔魏尚黃霸汲黯固賢牧守。三代盛時豈無如是諸侯乎。苟以守宰斥去爲易。爲三政之行者。趙廣漢韓延壽王尊之徒。皆百姓所便。殺之逐之。曾不旋踵。又何足貴耶。宗元又曰。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周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

姑息求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爲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是蔽于理之言也。謂三代聖主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爲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天下斯安。彼繼世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于天下。此又蔽蒙之極也。天子而聖明。則諸侯必得



其人常才者亦不敢越亂法度。上固多賢也。有鄉  
舉有里選。有賢能之貢。有奏言之試。有明明側陋  
之揚。敢問堯舜三王之時。遺材不用。而書詩譏之  
者誰與。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如秦之  
季。如漢魏隋唐之末。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與邪之  
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徧宇內。將何  
救于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  
爲君如堯舜湯武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  
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

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  
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凌微弱  
不立之患。內無廣土衆民。奢恣肆之失。是以義  
處利均。天地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  
秦則妬民之兼并。而自爲兼并。管天下之利。以自  
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子講之不詳。乃  
以封建爲爭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爲爭  
者。夏有天下數百年。苟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  
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



息爭之效乎。若以爲不足以息爭者，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漢爭之。漢纔二百年而王莽爭之。又纔二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晉又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益衆，分裂益多，享國益促。唐最久矣，亦立於三百年而爭者四起。未中葉而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後，崇殖大利，揭示爭端，曾不如三代千八百年纔三姓也。蘇子又曰：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賊殺，未有不出於襲封者。漢唐以來，卿大夫不世襲，則無篡弑之禍。

夫襲封之大者，莫過於帝王矣。劉劭、楊廣皆襲封者也。設欲救此，其必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王莽、董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三代之君，一姓多者至三十餘君，未聞有劭、廣、莽、卓、操、裕之事。其諸侯篡弑，亦不聞出于武王、成康之時。安得以封建爲爭之端，亂之始歟。是故舍堯舜湯武大聖人，公心正法，而取始皇、李斯所見列國末流之論，欲廢封建，孟子所謂人之易其言，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



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而其著論乃欲行限田、復周官、鄉舉里選。方喪三年，是豈非古法而何獨難於封建？且後之法私意妄爲，固不可行於古，而爲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爲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建事，而六經載籍無益於斯世矣。

上謂執政曰：朕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俾諸大臣受諫，意則有謂而言不失正，其意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己之不易也。然其言則善矣，非惟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講論經訓，箴規闕失，如三益之友，則君亦可以成德而寡過。文皇勉此不怠，其致升平也宜哉。

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文武官復請封禪，上初不許。

論太宗以正己切磋之義



請者不已。上亦欲從也。魏徵不可。上曰：公以朕功未  
高德未厚，中國未安，四夷未服，耶對曰：否。上曰：然則  
何爲不可封禪？徵曰：今承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  
尚虛，而大駕東巡，其勞費未易任也。會河南北數州  
大水，事遂寢。

論唐君臣不  
行日食之戒

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爲二致，不能監  
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常象，往往推以道遠難知，置  
於冥漠而不省也。時者無足異矣。以太宗之明，房  
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日食，天變爲大，不聞胥訓  
告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羣臣獻諛，侈蕩上心，  
請登泰山，明示得意。太宗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  
稱功高德厚，中國安，四夷服，偃然自足，徵雖以空  
虛勞費爲言，若非河南北數州大水，亦未必爲止  
也。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德微也，較之二  
者，日食君象，尤當儆懼者，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  
人爲二致，不學不知道之過耶。

上將幸九成宮避暑，馬周諫曰：大安宮制度，比於宸  
居，尚爲卑小，宜增修高大。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

綱目節錄其  
文



朝夕侍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  
 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且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  
 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不可復止。願速  
 示返期。

論馬周未足  
 為忠

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祖大  
 安宮。不及宸居壯麗。而太宗以畏暑。出就涼清。奉  
 承之禮。虧闕甚矣。馬周直以此諫。可也。不惟太宗  
 當止其行。而為上皇重營燕處。政不宜緩。乃開行  
 計。不可復止之語。以中君之微。曾是以為忠乎。自

綱目節錄其  
 文

論虞世南未  
 嘗深知孔子  
 之教

古○繼○世○之○君○多○於○樞○前○卽○位○得○養○其○母○者○多○矣○鮮  
 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得○養○其○母○未○足○以○盡○人  
 子○之○心○事○父○致○孝○然○後○為○慊○周○宜○以○此○深○啓○帝○心  
 使○力○慕○大○舜○事○親○之○道○庶○足○以○少○掩○前○失○而○垂○法  
 後○人○太○宗○聞○言○感○動○則○九○成○之○車○不○梃○而○自○止○矣  
 虞世南上聖德論

忠臣事君。不稱其所已能者。必勉強其所未至者。  
 豈固為是拂心而逆耳哉。道固如此也。無不覆燾  
 者。天之。大也。不當云云。以譽其大。惟有災變則記



之無不照臨者日之明也。不當云云以譽其明。惟  
有侵蝕則記之。是故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其意  
以謂慈明忠孝。父子君臣之常也。猶飢食渴飲。物  
理當然者。豈異事哉。惟敗常反理。乃書于策。以訓  
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矣。聖  
學不明。爲上者有一善在已。則矜誇自足以臨其  
下。爲臣者於君之失德。朝之闕政。則默不敢言。而  
務爲歸美之習。詠歌贊頌。惟恐在後。於是天變動  
於上而不知。地變動於下而不聞。民心違怨。厥口

詛祝而不悟。而危亡至矣。自三代以來。危亡之漸。  
未嘗不由此。以此知孔子常事不書。而天災日蝕。  
與人事敗常反理者。必書。其爲教有益於世甚大。  
而小夫賤士。以將順爲勤。以諂諛爲親者。在朋友  
則交損。在官師則交誤。在父子則交失。在君臣則  
交敗。其有害於世甚酷矣。虞世南。清尚文雅。唐名  
士也。亦爲聖德論。比太宗於堯舜。其亦未嘗深知  
孔子之教耶。

以陳叔達爲禮部尙書。帝謂之曰。卿武德中有讜言



論太宗以危  
疑向背誘臣  
下

故以此相報對曰臣當日之言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人臣之義無私交而况藩王與太子有隙之時乎言所左右疑所集也而陳叔達無是心特以秦王有功不可黜恐生後悔告於高祖是皆天下之公論亦初無贊高祖廢立之意於秦王非私交也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遷序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讜言是以危疑向背誘臣下爲後日計豈君道哉。

公卿以下請封禪者不已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浸劇公等勿復言。

論唐臣不能  
以五經正義  
啓沃上心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言禮正樂爲後世教亦備矣未嘗言封禪之事詩云至于岱宗柴因巡守而祭天也詩云陟其高山因巡守而祀嶽也獨禮記有曰因名山而升中于天鄭氏釋云升上也中成也巡守至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又引孝經說曰封乎太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以爲之證此梁許懋所謂緯書曲說非



五經正義者也。豈惟鄭氏爲然。雖禮記之文。亦有可疑者矣。夫豈出於聖人乎。舜與周末嘗升中而鳳皇降。後世升中者多矣。象物不應。何也。太宗嘗與羣臣搜窮經訓。辨封禪之是非。如曰可行。則列二帝三王已然之迹。襲而行之。如不可行。亦當具陳其故。垂示子孫。乃以氣疾爲辭。則誤矣。有如手疾而當祀廟。遂廢奉承乎。有如足疾而當郊見。遂廢陟降乎。不能以五經正義啓沃上心。蓋諸臣不學之咎也。

七年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亡匿者。上皆赦之。

罪至死無可赦者。當死而不死。則輕刑宜如何。此三百九十人者。旣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以免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頗也。其間寧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然不敢違逸。而皆至。情

論太宗刑赦之頗



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之過也。若以爲盛德所化者。隋文時亦有之。或畏威或用計。未足多道也。八年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上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止。

無常者其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惡其侈也。曾未十年。卽欲修建。雖爲諫少輟。然意終不已。竟使成之。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以愚度其故。太宗本情實好誇勝。初見隋氏宮室外。雖矯改。而雄奇靡麗之觀。過於目

而著於心。猶投種在地。不能遏其發生之萌也。夫以太宗克已從諫。終身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自祛。猶如此。况不能克已從諫者。宜如何。則亦觸情縱欲。猶蒹葭萑葦。寧有旣耶。

九年四月。上皇崩。羣臣請上準遺誥視事。上不許。六月。羣臣復請聽政。上許之。

漢文短吏。民之喪。景帝冒而行之。遂爲帝王不孝故事。千古罪人也。然遇賢王。則必欲復古。故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皆自致其心。不搖於浮說。然以



其臣無能引君於當道者，使三君所爲未臻於至當，君子惜之。若太宗躬不世出之資，爲大有爲之主，以天下養父，從容十年，四方無虞，朝廷安靖，遭此變故，所宜講修諒闇遏密之制，禮由已出，一正訛俗，丕示萬代，而乃因陋就簡，反不能勉及晉魏宇文諸君，且莫賢于魏徵，耻其君不若堯舜者，於此寂無諫勸，又况其餘乎？安於常情，徂於衆習，而難於改作，此凡庸齷齪者所宜，而乃見於貞觀之君臣，可不深嗟而重歎歎。

吐谷渾入寇，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請行。上大悅，以爲大總管節度諸軍。平吐谷渾而歸，高甌生後軍期，靖按之，甌生誣告靖反，按驗無狀，甌生坐減死徙邊，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

論李靖不以  
馮援爲監

事君之義，雖惟命是從，然功名旣成，人臣所難處也。李靖老矣，宣力亦已多，立效亦已衆矣，納祿於君，奉身而退，合止足之戒，無避事之嫌，不亦善乎？吐谷渾其時勢已衰弱，特伏允悍猾，猶且爲寇，唐朝他將皆足以辦，靖何必攘臂請行爲馮婦耶？况



論人倫之際  
易以失恩

前破頡利爲人所讒。而被責誚。幾不免於大戾。今復賈餘勇。又爲人所誣。乃至闔門謝客。以避禍。蓋不以馬援爲監。是以得此辱也。知進知退。不失其正。抑君子所難耶。十年。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諸子尚可。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

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勁箭一發。天性爲讐。所不卹也。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蠢。猶不可亡滅。而况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

綱目節錄其

文

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宗所以因送諸王而動春令之悲者也。人倫之際。易以失恩。可不慎哉。

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謂數百萬緡。上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還家。

大學之教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故治國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自是言之。國家歲得數百萬緡。非因

論太宗審所  
取舍所示好  
惡



頭會箕歛而取之山澤似亦未有害者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道賢利民爲急以栢靈私藏爲戒審所取舍明示好惡可爲人君之法矣以此防民德宗猶以掎克屢賈而越在草芥憲宗猶以崇聚貨財而善不克終

以王珪爲魏王泰師泰見珪輒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爲人師者豈獨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爲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望而王珪

十一年

論魏王泰之  
罪王珪與有  
責

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珪與有責矣

馬周上疏其畧曰三代及漢歷年之久者以恩結人心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爲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雖如恩詔曾無事實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陛下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太子生長深宮萬歲之後所當憂也貞觀之初天下飢歉而民不怨者知陛下憂



念故也。今比年豐穰而民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行於貞觀之初，在於今日固不難也。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百姓治安，繫於刺史縣令。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縣，所以百姓未安也。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已。其要曰：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當年而已。此最太

論馬周所言  
中太宗之大  
病

宗之大病也。豈特太宗凡三代以後得天下者皆然，皆不知治蠱先甲後甲之義。前弊未盡革，而後患已生也。汲黯謂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是也。太宗嬪御不爲稀，營造不爲少，窮兵黷武，以收遠畧，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百姓怨咨，馬周言之。帝未有以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爲乎。刺史至多人，君安能遍識人材。委大臣慎舉可也。縣令卑而尤衆，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爲縣有政績者，舉其所知一人可也。展轉求之。



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而必使京官以上舉之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京官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武士護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宮爲才人。

嬪御雖下。皇后有等。然配御至尊。有子或爲天下主。所繫不細。必簡求有德。不專以令色取也。武氏賢婉未聞。而資質之美。達於帝聰。是必有爲之游揚。以冀薦進者。唐之中微。乃源於此。孔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論太宗悅美色以自昏蔽

有妖孽。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貞觀六年日

食正旦。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四十餘

州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十一年。大

雨。穀洛溢入宮。溺死者二千餘人。陽德不饒。陰氣

盛長。爲戒明切。至于再三。而帝不能監觀咎徵。敬

慎以推其類。而防其微。方且悅於美色。以自昏蔽。

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大禍伏藏。俟時而發。雖曰天

有定數。若堯舜禹湯文武。必不緣一美婦人而致

國家破壞。幾無遺種也。關雎之序曰。憂在進賢。不



淫其色。其惟不由慾而動者。能與於斯乎。

上謂魏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遠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旣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非公無能及此。人苦不自覺耳。

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

論太宗不學

之運。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慧術智。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爲。猶往年也。是則不逮也。猶之日焉。雖在昃。晡。未嘗不明。若語其嚮於熙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爲必可及。勉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是則湯武所以反之。而聖成功不殊者。惜乎太宗之不學也。

上旣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于志寧馬周上疏爭之。



會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且曰：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封功臣，古今通義。欲公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耶？詔停世封刺史。

無忌佐太宗取天下，其才智於趨事赴功優矣。而於先王經世長慮，則不知也。故其沮襲封允力，其後流置黔南，與出刺趙州，相去如何，安得謂刺史與遷徙不殊？其家皆沒為官奴婢，則子孫誅夷之

論長孫無忌  
不知先王經  
世長慮

禍何預乎？封建徒使良法不行，古制益弛，聖人心事固非小才近智所能窺也。

上幸九成宮，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謀反，率故部落四十餘人夜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奮擊，久之乃退，盡追斬之。於是言者多以突厥留河南不便，詔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上曰：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為宰相，君集反，太宗疑徵黨之，絕昏仆碑。溫彥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太宗

論留突厥業  
內者太宗之  
心



不怒彥博而悔不用魏徵之言。事同而處之異，何也？以是見留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宗雄誇之心。彥博探其微而贊之，故不以歸咎歟。雖然，行宮入幕之變，亦已危矣。古人謂夷狄人面獸心，不可以禮義化，不可以仁恩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者，爲此故也。太宗慕冠帶百蠻之名，推心不疑，幾至危殆，豈非後世之永戒哉。

時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生於市，傳奕時臥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

至堅，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爲高識傳，行於世。

自唐初佛齒流傳，經傳奕掎擊其妄著矣。然正論空存而僞物不息。韓退之曰：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佛固爲賢，然亦人耳。使其心有道，其骨毛爪齒若何而能神？使其能神，則其四支百骸、五藏六府亦當不壞。何獨齒與骨哉？其徒寶而畜之者，有云有五色珠璣附而生



焉其名曰舍利子云精氣所結也附於佛骨齒者自然有之若僧體則火而後有之今以人身論一息不來日就臭敗莫不惡之矣乃能凝聚堅固粲若珠寶豈不異而可貴耶愚嘗思而得之曰凡物必有用物而無用天地不生也道者用之不窮者也無用之道聖人不行也氣交而物生焉氣不能不交故物不得不生天地變化草木蕃人民衆禽獸息氣不爲之耗兵革水旱之後人物凋瘁或十去七八氣不爲之美凡賦而爲形各有粹極不貳

之氣焉故動植之聲色臭味英華子實皆粹極不貳之所成也其尤粹者在石爲玉在沙爲金在草爲竹箭在木爲松柏在羽爲翠翟在介爲珠玕其在人也爲才爲智爲賢爲聖雖稟賦偏濁如虎狼虺蝎野葛烏喙亦各有益於人其汙穢之甚如矢如溺如糞壤螻蚋猶且有已病起死之功故盈天地之間無不可用者用而當其理是則道也今佛氏貴珍其身而鄙賤人理悶蓄固護以無所交施爲清淨之至及其死也秉畀烈火獨得所謂舍利



子而已。是物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病不可療。無益於生人。盈天地之間。未有與爲比者。是過絕有用之源。而歸於無用之地。豈非無當之甚乎。夫物雖皆可用。非人莫能用之。人爲至靈。聖賢又其靈之尤者也。其功至於彌綸天地。贊助化育。使天地日月山川動植各得其所。而其本則由陰陽施受而生。佛氏所謂汙穢濁亂。不屑爲之者也。夫生一聖賢。其用如此。其比之舍利子之無用。相去如何哉。世人悅其名而不核其實。委心信事。惟恐在後。

佛之徒因又崇飾眩耀之。以憲宗英明猶爲所惑。而放逐正諫。又况其凡乎。夫婆羅門所寶者。猶以物不能毀爲異。非傳奕有以屈之。雖太宗亦將動矣。後世虛僞益甚。往往以異獸齒骨并舍利藏之。人莫能辨也。以予目所睹記。凡數齒。其大皆寸餘。或倍之。計瞿曇之身。縱魁岸不過尋丈。而頤中有如許大齒。則其首當居其身三之二。何以成體。而藏之者與敬而信之者冥然莫之計也。夫遠人則無是矣。宜不必辨。然達者少而愚人多。故爲此諄



諄幸悟者衆而迷漸解於人心亦非小補非得已也

上命侯君集討高昌王麴文泰文泰憂懼而卒子智盛立致書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襲位未幾幸賜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不出君集攻之窮蹙出降君集分兵畧地上以爲州縣君集虜其羣臣豪傑及智盛而歸

論繫累高昌之孤郡縣其

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爲視效而賓服者也高昌

王仁者不爲

有罪王師討之既聞其喪是罪人已死則宜按兵遣使弔唁立其嗣子懷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憂荒無禮無義夫豈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言之乘人之約迫以強暴坐收數百里之地斥廣輿圖信足誇耀一時以義言之則窮兵遠討以高昌王一人桀鷲之故而繫累其孤郡縣其土仁者不爲也正其義不謀其利則取國之功不足以掩不義之恥矣

言者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



論魏徵所對  
與言者之意  
異

人不知大禮。必使陛下親之。豈惟朝堂郡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凡表奏皆稱臣。是欲徹于主聽。不可不覽者也。魏徵所對。與言者之意異矣。若內外有司。言于朝堂。人主取而視之。則爲越俎侵官。非治要之體也。臣下表奏。而人主不之省。豈所以周事物之情乎。太宗若以蒙蔽疑徵。徵未有以自白也。

上嘉吐蕃東祿贊善應對。以瑯琊公主外孫妻之。辭曰。臣。帝。文。母。所。聘。不。可。棄。也。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

恩。不從其志。

有妻娶妻。中國之法不許也。東祿贊雖夷狄。然知敬父母之命。守伉儷之情。則當聽其義。成其美。乃中國禮義之教矣。欲撫以厚恩者。獨無他道乎。且四夷善應對者。豈少其人。必一一以昏撫之。豈帝王之行事乎。太宗耻遠人之不賓。而不耻配耦之非類。是未可論也。

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音。又寵昵宦官。役使司馭等半



歲不許分番私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屢切諫太子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

論于志寧不當起復

詹事東宮官之尊者太子於之學爲父子焉學爲君臣焉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其喪也人臣有奪喪者惟金革之事耳而金革之事又有可否詹事輔導儲君以忠以孝乃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矣宜太子之不納其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志寧是兩刺客

綱目節錄其

之不如其不能終宜哉

清河後人張玉瑞重校

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終



讀史管見卷第十八

宋建安胡寅著

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溥閱

唐紀

太宗下

十六年

詔自今皇太子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諫之太子怒令戶奴伺玄素早朝以馬箠擊之幾死

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非武王周公之法也莫尊於王次日后曰世子用物不會

論王及后世子不會非能周之法



是以尊貴之故得肆爲費侈。豈聖人節以制度。自  
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官膳夫酒正內府有此文。  
然冢宰之職。量人爲出。得以九式佐王均節財用。  
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以法沮止。  
若自下而制上者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諸  
賢在朝。不聞以爲不可。獨張玄素止於末流。幾斃  
於馬箠之下。豈非君臣交失乎。且周官三職所掌。  
抑可疑也。人之日用好美好者。莫大乎膳與服。而  
易以溺人者。莫如酒。此三物者。惟意所取。不限多

寡。則窮極口腹。爲珠襦瓊弁長夜之飲。當由此起。  
聖人所以抑情制欲。未有不防其微。漸今乃立費  
侈之法。自躬行之。燕及妻子。則不必其餘淫樂之  
過。獨此亦可以亡國而敗家矣。是安知非六國陰  
謀及劉子駿之姦意邪。說耶。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強漢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  
非發兵殄滅。則與之昏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  
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遂以新  
與公主妻之。



論漢高祖唐  
太宗以夷狄  
爲子婿

讀史管見 卷十八  
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夷狄所當偶也。昏世愚王，則何較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而皆不耻以夷狄爲子婿。人君見有不及，則藉群臣助而正之。房公狃於漢故，不知遠稽先王，豈非可歎之甚耶。夫薛延陀之未服也，無乃吾德猶有所闕，增脩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强也。何必於服已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是爲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俞不亦鄙歟。徵寢疾，上親至其第，許以衡山公主妻其子叔玉。

論魏公當辭  
帝婚

魏公於太宗之欲婚其子也，當辭之。或以愚戇不堪尚主，或以儒素恐溺貴驕，萬一不從，猶當丁寧家人使之懇免，則君臣之契庶乎保全矣。不寧惟是，帝之女往往嫁諸夷狄，人臣無外交，而况可與夷狄爲中表乎。

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昵近羣小，好畋獵，上屢以書切責。長史權萬紀條祐過失奏之，詔祐入朝。祐遂殺萬紀而反。上命李勣討之，執祐至京師，賜死。君國子民，當用有德。庶姓不勝任，則黜汰隨之，豈



可以不肖子弟肆於民上乎。齊王祐才行無聞而昵近羣小，教而不改。太宗既知之，其不可為牧伯明也。所宜召還，使奉朝請，嚴選師傅，輔翼防閑之，則不失富貴矣。乃不為之所，至使陷於逆亂，於祐何誅焉。太宗為君父之道，獨無責乎哉。

上使李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教臣之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曰：此乃君集欲反。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以而何。既君

君集勸太子謀反，伏誅。

論李靖以精術自居，與韓信多多益善之語無異。

衛公妙達兵法，與韓信等而不為術勝，則過之在相位恂恂似不能言。及被讒杜門謝客之類，非信所及也。然君集告上之際，亦已危哉。向使不遇明君，則受疑必矣。雖然，有如太宗問以術之精者，不知靖何詞以對。是故君子有若無，實若虛。當太宗之問之也，宜曰：臣平日奉使，詎計皆仰憑聖筭，是以所向克捷，臣何力之有焉。又况被命使教君集，其敢有隱。君集既盡臣之術，而意欲無厭，妄意精



粗之別。以動陛下之聽。必欲見殺。是逢蒙也。惟聖明察之。如此。則語意忠盡。所謂善言無譎者也。今乃以精術自居。如君集之言。其與多多益辦之語。亦何較焉。前史謂三世爲將。道家所忌。世以爲口實。亦居後世觀之耳。英布信越。不待再世也。楊素李勣。不待三世也。太公八十鷹揚。封於管丘。幾三十君。其兵法後世之所祖述也。何爲而然乎。

太子承乾謀反。漢王元昌勸之事。覺承乾廢。元昌死。上面許魏王泰爲太子。長孫無忌回請立晉王治。泰

恐治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今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面問之。治以狀告。上面撫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逆耳。今若立泰。所謂落其度內。上面謂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曰。我一弟三子。所爲若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扶抱奪刀。請上面所欲立。上面曰。我欲立治。無忌曰。謹奉詔。上面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遂立治爲皇太子。



論太宗才有餘而德不足

太子非爵非賞可立則立不可則不立豈當以言許人若懸爵賞耶高祖惟再三許秦王而中變也是以激臨湖之變太宗豈忽忘之又蹈覆轍使其子自速廢放何臨敵制勝智出萬夫而處父子間捨攘乃爾至於投床且欲自刺無理義雍容之氣取笑後來豈非才有餘而德不足歟

李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可託幼孤者無踰公世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

論李世勣受託無一言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命而信喻

矣逮德下衰疑狙猜貳至於刑牲歃血而誓曰或間茲命司盟司慎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墜命亡氏踣其國家其言可謂泰深痛切矣曾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而善胥命取苟息欲人之惇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勣齧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爲負義者而於王武廢興之際以一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爲隳大節也夫以言許人者猶恐非其本心勣受託而無一言



徒齧指出血而已使當堯舜之智豈得遁乎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

論太宗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

太子奉冢嗣之梁盛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自古東宮有兵馴致禍亂載在方冊事豈隱乎太宗之意亦曰我之得天下以兵故於此而授其子也夫愛子者必使之近正人聞正言見正行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何患其不能嗣守洪業而汲汲於授之凶

綱目節錄其

罷一何昧霜冰之甚也致承乾逆謀太宗之過大矣太宗非庸主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故其過為大而首惡之責尤重也

魏徵嘗薦侯君集有宰相才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踏所撰碑

論太宗謹罰魏徵適與封德彝等

侯君集非宰相才魏徵薦之誠失也然徵事太宗十有五年嘉謀忠益朝右無二助成平定之功豈房杜所能及今以一言之失結疑身後罷昏踏碑



其譴罰輕重適與封德彝等嗚呼使志士仁人有  
憂天下之心濟生民之術而無心於爲當世之用  
者豈非此等事有以啟之耶以太宗魏公君臣之  
契猶不克終又况其凡乎無世而無小人方徵之  
受知人主言信諫行不可間也及其死矣疑似之  
言莫與辨者故自錄諫疏以示褚遂良之譖行焉  
徵雖死遂良猶在可以質其信否太宗亦不問遂  
良是與遂良併疑之矣英明之君而有此無恠乎  
日有食之也

十八年

工部尚書李大亮初爲李密所獲將殺之賊帥張弼  
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  
爲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  
推家貲以遺之弼拒不受大亮言於上乞以己官授  
弼上擢弼爲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  
之不伐也

論張弼不伐  
難於李大亮  
之不負恩

或問不負恩與有恩於人而不自言孰爲賢曰市  
井小人一飯之惠猶必能報而聖如禹顏以不伐  
爲克己之大功則不伐者難而其賢遠矣夫張弼



賊帥也。脫大亮於死，豈知大亮他日當富貴而爲是耶。亦一時見其人而有動於心，大亮感其不殺而不忘報之，人之常情也。弼深自晦匿，旣又却其貲遺，以始者之相免，非以利故也。亦可謂不渝其義者矣。世之無德於人，猶或掠取他人之美，令弼於大亮施而不求其報，孰謂盜賊皆小人而衣冠皆君子耶。夫惟以利爲心，而不顧於義，於是子而責報於父，臣而責報於君，君臣父子，去義懷利，以相接，而人之大倫亂矣。昔晉五臣從亡，誠有功於

重耳，重耳得國，五臣受賞，未爲過也。而介之推惡之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公子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功，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遂隱而死之，推之義，雖若過中，然與其貪也，寧介以此防民，猶有無功受祿，賞而又賞，不知饜足之道者。

上疑太子仁弱，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雉奴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如何。無忌固



論太宗不圖始

爭上曰公以恪非已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

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長孫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太子懦弱舊矣非適今乃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察諸子性行均之爲庶何疑於選賢乃專聽無忌貪晉王之親甥而舍吳王之英果至是則不可易矣太子天下本本數搖天下數震動危道也故曰君子慎始始之不圖終悔何及

綱目節錄其

上問羣臣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此皇天所以祚大唐也

爲大臣又懿戚其任重而恩深與餘人異矣凡爲人謀猶不可不忠况爲君父謀乎爲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得其當况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英果以安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悉力擁護雖晉王無大過在庭多以爲宜然主斷大論示衆趣向者無忌而已無忌之心爲國則

論長孫無忌營私適以自伐



輕為身則重。晉王既立，可以長保富貴。燕及子孫，理在不疑也。曾無幾何時，困於誣罔，不得見上。關白一言，竟被誅絕。然則向之營私，適所以自伐。可為大臣謀國置嗣不忠之戒矣。雖然，高宗目擊元舅羽翼之勤，一旦棄猶糞土，不顧少惜，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突厥侯利苾可汗不能撫御其眾，悉棄侯利苾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羣臣不可，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

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讐敵。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侯利苾既失眾，輕騎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論太宗薄於中國疑於可信

太宗所謂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其言有是有非。子貢問如有博施濟眾何如，子曰堯舜其猶病諸，非謂堯舜不能是也。四海至廣矣，施必極於博，濟必周於眾，聖人心所欲也，而勢有弗及耳。是故先王畿次中夏，外四夷雖一視同仁，然必



篤近而舉遠也。亦猶一身上有高祖，下有玄孫，豈不欲盡爲之服哉。隆殺之勢，不得不然也。至於畫爲五服，要荒在外，爲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遏謀夏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同，誠必不爲猜忌也。魯公與戎會，仲尼書之，又與戎盟，春秋日而記之，以爲非我族類，不當以中國待之。與爲會盟也，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三王有所未盡耶。夫厚遇夷狄，則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必不信矣。其

論日節錄其  
文

勢然也。或曰：太宗有矢可指乎？曰：若伐高麗之役，苦劔南造舟，曾不若待突厥也。非薄於中國乎？魏徵既死，絕昏而仆碑，曾不若信突厥也。非疑於可信乎？

十九年

上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勝，料敵出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論太宗評魏  
試所以自狀

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問漢高、光、魏武、蜀先主、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武蜀先主，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



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長所短。蓋畧相當。光武蜀先主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上伐遼東。攻其白巖城。將軍契苾何力挺身陷陳。禦中其腰。既而得刺何力者。上付何力使殺之。何力曰。彼爲其主。非有怨讐。遂捨之。

太宗初討王世充也。登宣武陵。單雄信引槊直趨之。賴尉遲敬德至。遂解圍。洛陽旣平。雄信與朱粲等俱被誅。李世勣力救之不得。是時太宗經營四

論太宗殺單雄信有愧於契苾何力

方。收致勇士如不及。雄信在世充朝。非有大罪惡。如段達之徒。不可赦也。特以相厄之故耳。今觀契苾何力不怨刺已者。夷狄之人。而陳義甚高。然則太宗反思雄信之死。非爲不及漢高。蓋亦深愧何力矣。後之人遇此。其必以何力爲法乎。

上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公可先攻建安。世勣曰。不如先攻安市。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攻安市。安市人乘城鼓譟。世勣請克城後。皆坑之。安市人聞之。堅守不



論李勣以一  
言之失不能  
下安市城

下

兵豈易用哉。以太宗英武，諸將百戰之餘，士馬精練，財用給足，而征弒逆之小夷，其必克之勢，誠如泰山之壓卵矣。而李勣以一言之失，遂不能下安市城。太宗挫志而歸，鬱鬱成疾，兵果易用耶。世勣之言，乃田單所以誤燕將，而堅卽墨之心者也。反以自爲，可謂大繆矣。太宗初戒世勣曰：不得不用公言，勿誤吾事。至是不黜世勣。蓋取則秦穆，此其所以爲賢也。

上寢疾，劉洎從。內出，謂同列曰：聖躬可憂，或譖于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上以爲然，賜洎自盡。

論人主必當  
以義理養心

譖劉洎之人，史不載也。獨洎子以爲褚遂良夫遂良，王魏之亞，豈譖人者，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言之耶。孫甫辨之當矣。太宗殺洎甚遽，不謀之大臣，不付之法司，直用譖言，遂下詔旨。左右執政亦不聞諫譬，是何也。太宗盛意伐高麗，挫屈而歸，慙忿之氣，無所發泄。正爾卧疾，而譖劉洎者，觸其諱。



惡。是故雷霆震擊。不復思惟。人主必以義理養其心志。使氣合大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上之伐高麗也。攻安市城。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救之。上令以千騎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乘勝競進。江夏王道宗言於上曰。高麗傾國而來。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兵五千。覆其根本。上不應。與延壽戰。大破之。驛書報太子曰。朕爲將如何。旣而攻安市不下。引兵而歸。至京師。上曰。吾以天下之力困于小夷。何也。道宗具陳其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

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太宗對敵。有嘉謀而不取。何爲其然也。初遇耨薩延壽。欲誘致而取之。道宗陳計。正值太宗經度延壽之時。遂不見答。旣克之。方驛報太子。自伐爲將之功。道宗固不敢再言也。太宗爲秦王。破諸大賊。衆謀並進。其去取靡不當也。銳意乎高麗。而忽忘奇策。蓋其志滿而氣驕。是以親將大衆。而屈於小醜。志不可滿。氣不可驕也。如此夫。

十二月癸未。上謂侍臣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以爲

論太宗志滿  
氣驕

綱目錄其文



讀史管見 卷十八  
樂在朕飜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求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論唐明皇不  
古無宗  
劬勞之日，父母存，置酒為壽，因以自慶，可也。父母既亡，於是為大為宴樂，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明皇雖非目覩，當亦傳聞矣。千秋節之置，既不法祖宗，又為後

世非禮之訓。至受貢獻焉。流弊之遠，歲歲取於百姓，而為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諂諛之習革矣。

二十二年  
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

皇甫德參諫脩洛陽宮，卽欲以誹謗罪之。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卽以供奉官賞之。然則人臣何苦而直諫，何憚而不諂？夫懸濃賞，誘人之非理；導諛立重法，沮人之竭忠。正論者，昏主之所行也。而太宗

論太宗有愧  
於太甲成王



二十二年

論太宗德益  
身志彌怠

亦爲之于以見太宗在位日久德不加脩志已怠矣古之聖王慎終如始敦不息之誠以太甲成王猶能之太宗有愧焉于以見聖學有不傳雖納諫自勉而不治其本故無聖王成德之效矣  
充容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奢靡上疏諫上善其言

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以才能撥亂功益一時耳其所以躬致隆平者惟勉勉納諫一事可爲百王之師法然魏徵旣死則直言罕聞重以長孫無忌

常獻諛語是故太宗晚節益自矜伐征討不休營繕相繼劉洎張亮李君羨無罪見殺張昌齡以獻頌得官房褚二三公亦不敢進藥石之規而一宮妾乃能納忠上雖善其言亦不能改也於是見太宗之德益衰而志彌怠矣

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以君羨小名五娘又其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君羨因是坐誅上密問



論太宗愛武  
才人而不疑

太史令李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  
天象。其人已在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  
孫殆盡。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不  
可違也。且自今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  
禍或淺。借使得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  
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李淳風之言。以象數知之。然則治亂皆前定。人事  
不必爲矣。而可乎。然則太宗欲脩人事。將何所爲。  
曰。占與秘記皆言女主武王。而以疑君羨。則不類。

矣。蓋亦求之宮中。與宗室王侯之婦氏。有武其姓  
者乎。於此而爲之防。雖策之下者。猶賢於如隋煬  
之殺疑似也。太宗慮不及此。過意而他求。蓋以謂  
占記之文。未必正言之。而武才人日侍左右。以愛  
而不疑。如睫之在目也。太宗若能如古聖王。不邇  
聲色。奉三無私。以臨天下。必無妬女之患矣。

貞觀二十三年。帝崩。

堯舜之德。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顏子能之。湯武  
之功。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孟子能之。成康之治。

論魏徵不述  
遷跋



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未見其人也。或者曰：顏孟未有所爲，而子以爲可繼。堯舜湯武如唐太宗，阜安百姓，四海晏然，何愧於成康？而子以爲未見其人，敢問何謂也。曰：有聖人之道，有聖人之才。顏孟有道者也，而才以弘之。唐太宗有才者也，而未聞聖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或曰：自漢而後，天下合少離多，迄無善治。至於隋煬，無道極矣。太宗天授英武，氣蓋一世，親執弓矢，削平僭亂，舉四海之執熱，濯以清風，而納諸富庶，取其大而畧其小，不亦

恕乎？曰：玉有瑕瑜，不能相掩，况於人之得失。太宗之功，誠大矣，高矣，盛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學惡自畫，而德惡小成。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旣往，特陳迹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於是焉，以爲師資，可不辨乎？以愚攷太宗平生資材氣局，特與曹操相俯仰，曾何漢高之敢跂求諸三代。其視商太甲、周成王，蓋望洋向若而歎矣。夫太甲、成王，皆中主也。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一經伊尹嚴訓，自怨自艾，處仁遷義。成王聽流言，



讀史管見 卷一  
疑周公一經皇天動威出郊奠幣改悔日新皆終其身不復有愆言逸德也今太宗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反其道黽勉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可謂美矣然前失雖更後失繼作其先讜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著其後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比之遼瑗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者猶不逮也比之太甲成王不重前過豈直倍蓰哉事太宗以諫諍爲已任者莫若魏徵矣其生也嘗目爲田舍翁而欲殺之其死也竟信讒間絕其昏而仆其碑太甲成王寧

綱目節錄其文

有是耶夫伊尹周公心傳堯舜之道而無差者也鄭文貞公口言堯舜之道而或中者也伊尹能使太甲爲商賢王而不能使之爲湯也周公能使成王爲周賢王而不能使之爲武也則魏徵格君與太宗所就止於如是無足怪也

高宗

六月帝卽位八月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隋煬立爲太子天下地震其事未遠高宗必聞之矣卽位纔逾兩月而地震不言方所是亦盡震也

論高宗不能  
恐懼脩德



豈小變哉。而晉陽尤甚。皇天示戒。王業所興。於是不寧。而多所覆壓。其變益甚。高宗曾無恐懼之心。脩德之事。漠然如不知也。使其推類而求。克正厥事。兢兢勿忘。則武尼必不入宮。而禍源自弭矣。當是時。大臣亦無一言以警上心。欲銷去之者。蓋忽天地之戒。自太宗猶然。爲天下主。而昧於商太戊。周宣王。宋景公。應天之事。豈非闕失之大歟。上謂宰相曰。聞官司行事。多不盡公。長孫無忌曰。肆情曲法。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

能免。

論長孫無忌  
失言

綱目節錄其  
文

常情易私而難公。况於帝王威尊。可以生。可以殺。可以予。可以奪。格以公道。猶恐其肆於情欲也。况爲之開私邪之路乎。高宗以官司不盡公。問無忌。無忌宜將順美意。勸其君以身率臣下。其有徇私曲法者。刑責加焉。是則宰相之職。而朝廷正矣。無忌乃導以收取人情。夫人君以天下爲家。惟至公則人情服。何以收取爲。無忌失言。而褚遂良棄外。彼張行成。于志寧。高季輔。備位輔弼。固常才也。不



能革而正之使其君以收取人情爲是而官司不  
避徇私之嫌其蠹政豈有旣耶

永徽四年

論貞觀君臣  
出處之事酷  
弄亦甚

散騎常侍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以謀反伏誅  
取天下者以義爲之則天理所祐以利爲之則神  
道所虧唐起晉陽裴劉之謀也太宗承統房杜之  
策也是皆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當與有唐相  
爲終始而禍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殊不  
與周召蕭曹比是何也裴寂以貧賤爲嘆文靜在  
縲紲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匡時之畧

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耳雖太宗志在安天下而裴  
劉初心則爲已而發斯念也天地鬼神其知之矣  
故天下歸唐而文靜不能自全寂雖僅全其身至  
其孫亦殆矣房杜之賢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  
經天之際密進籌畫圖取成吉使太宗手剪兄弟  
并殺其子十人此陳平無後之慮也而房杜蹈之  
其宗嗣不延宜哉昔管鮮蔡度霍處挾武庚以畔  
周公殺鮮囚度而降處三叔欲危周公以間王室  
得罪於天下故周公治之如此或殺或囚或降視



輕重也。管叔無罪，又無子，故不爲置後。設若有子，亦存之矣。蔡叔罪不至死，而其子賢，故復邦。諸蔡、霍叔爲庶人，不齒者三年。過三年則齒矣。此周公治親之法也。若息、隱、巢、刺，謀害太宗耳，又未發，非得罪於天下者。太宗旣已殺之，乃盡除其子，其與周公不亦異之甚歟。太宗之子孫，幾殲于武氏。杜荷、房遺愛爲宰相子，又尙帝女，積習驕侈，而闕於義方，交通逆謀，兩族遂隕。是故以人治言之，則立事建功，可掩愆咎；以天道言之，則善惡之積，咎以

類應。貞觀君臣，其德業被世，固爲光榮，而出處之事，酷毒亦甚。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豈徒然哉。

無忌深惡吳王恪，遺愛誣其同謀，恪坐死。江夏王道宗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

魏徵死，能繼之者惟褚遂良耳。蓋社稷臣也，其譖劉洎無顯迹，史不明指之，獨以洎子訟寃之言，故君子爲遂良辯，以爲無譖人之事也。江夏王道宗、唐賢王也，有大功，無顯過，坐與遺愛交通而貶，已

綱目節錄其  
文

論長孫無忌  
褚遂良刑罰  
類類



綱目節錄其  
支

爲不可。又緣無忌遂良私憾，然則故入其罪矣。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吳王。遂良所宜救止。旣不能，然復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夫受顧命，秉大政，而刑罰頗類不當人心。其不能保終而來讒言，有以也夫。

罷房玄齡配饗

論房玄齡不當罷配饗  
綱目節錄其  
支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遺愛逆謀，在玄齡身後乎。霍禹旣誅，不廢大將軍之圖形。杜荷伏法，不絕如晦之從祀。然則房玄齡宜視此矣。而無忌遂良奉

承不諫，其以爲嫌乎。抑以爲是乎。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五年

上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才人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感業寺爲尼。上內之後宮。王皇后之謀也。時蕭淑妃有寵，后欲以武氏間之，故勸上納焉。

論唐世無家法  
蘇太宗首  
惡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耳。行之而善，賢子之所從；而不肖者，未必從也。行之而不善，賢子之所諱。



而不肖者必效之也。武氏之事惡矣。方諸巢刺王妃猶為薄乎云耳。他日玄宗納壽王妃則有甚焉。故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唐世無家法由太宗首惡也。

夏四月大雨山水衝玄武門入寢殿漂溺衛士及居民死者三千人。六月恒州大水呼沱溢漂溺五千三百家。秋九月上謂五品以上曰先帝時五品以上論事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論聖王不恃天命

謂治亂非大數耶。則周秦卜世漢家陽九。隋蕭平

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也。則高宗正

厥事周公代兄死。宣王側身脩行。旱不為虐之應

不誣也。今以匹夫死生觀之。伏斧鑕以俟者多矣。

而上之人怒俄釋則遂生。有恩昵足恃者多矣。而

上之人心俄怒則遂死。死生之際間不容髮。而王

者喜怒若反覆手。乃有當生而死。當死而生。然則

治亂相易亦猶是矣。此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

必盡人事。如醫者療疾。雖有死證而必冀其生也。

又天人之際。若不相預。而有若影響之相符。或先



期而垂戒。或當事而示警。非凶德告終。亦必欲扶  
持而安全。如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卽亡之理。  
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  
察也。卽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溺寢殿。雖  
父之詔。子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旣視之。  
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脩省告其君者。及詔五品  
以上使之言事。又皆泯默。無一人應詔。豈天固欲  
中微唐室耶。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上召長孫無忌等入內殿。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

綱目節錄其  
文

六年

子。今欲立昭儀爲后。如何。褚遂良力諫。叩頭流血。上  
大怒。命引出。昭儀於簾中大言曰。何不殺之。無忌曰。  
遂良受先朝顧命。不可加刑。

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姤壯勿取之  
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  
不可歸之天數也。自太宗在御。李淳風奏占云。而  
民間有秘記。正使太宗愛其所忘。而疑有所不及。  
遂良豈得不聞。而逆爲國家長慮乎。又况占記之  
識。已有其人。則當率協羣公。上書皇后。沮止長髮。

論褚遂良人  
謀未盡



綱目節錄其

論李勣喪邦  
之言

之命深諫高宗割制邪慾勿干先帝之私悉意竭  
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  
既成雖叩頭出血繼之以死亦何益矣故易以見  
幾爲吉而姤以攸往見凶大臣不可不學也

上以問李勣對曰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  
決

爲天子而以我家事爲言隋文帝唐德宗是也爲  
宰相而以陛下家事爲言李勣林甫是也嗚呼此  
孔子所謂喪邦之言也李泌論之詳矣後世雖不

聞爲此言而此意常在事涉宮禁之內父子夫婦  
之間君不以謀于臣臣不以謀于君得失存亡秦  
越相視此家事之餘訓也惟明君以天下爲一家  
賢相以天下爲已任然後無此意矣

武后旣立王后蕭妃並囚於別院上嘗間行至其所  
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曰朕  
別有處置武后怒遣人杖王氏蕭氏各一百斷去手  
足投酒甕中數日而死又斬之

武后不道勿論可也而王后之禍誰實爲之太甲

論王后自作  
孽



曰自作孽不可追。王后之謂也。蕭妃於后無悖亂之節。后之惡之。特以已無子而彼有寵耳。使后少知關雎之義。師漢陰鄧二后之所為。薦進後庭。以博帝意。敬恭婦德。率履不越。高宗方且體貌之不暇。而何有於他意。乃不勝妬忌。召外寇以攻內嬖。是未嘗推媚嫉之心。忽夫人之何有於我也。其及也。宜嗚呼。此亦可為後世為人妻者之戒矣。

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韓瑗上疏為遂良訟冤。上不納。韓瑗之心則忠。為高宗計則是。而所以處遂良將

柰何哉。使還朝廷耶。彼又安肯事武后。后亦安肯容其來。使為刺史耶。則外諸侯奉承王度。亦何補於國家大論。且瑗之迹危若累卵。而更為遂良慮乎。天子昏庸。以父妾為妻。力諫不從。奉身而去。以俟天命可耳。

劉洎子訟其父冤。以為遂良所譖而死。上以問近臣。樂彥瑋曰。今雪洎則先帝用刑不當矣。事遂寢。父有失德。子不可揚而遵之。隱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繫。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

論樂彥瑋意  
是而言非



論唐室中替  
凡大臣與有  
罪

改之所以掩之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常在天下。非之史策書之，萬世議之，是豈所以爲孝乎？劉洎子欲雪父冤，其道無由，因禡今罪逐，故假以爲名，庶其志必行耳。樂彥璋之言，雖爲先帝，蓋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重獲罪也。其意則是其言則非，不可不察也。

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從之。而更無變見。先王昧爽不顯，後世猶怠。况導主以倦朝乎？庭燎之詩，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讀詩詞第見其美，未知

其箴也。說者曰：朝以辨色爲節，向晨而見其旂，得禮之中也。夜未艾則早矣，夜未央則太早矣。以其太早也，將有難繼之患，故以得禮之中爲貴。此所謂美而箴之考之。古先哲王未有以早朝爲戒者，詩人之意，蓋亦譏宣王先勤而後怠耳。此義於經訓爲有益。太宗之季，二日一朝，爲疾病也。高宗春秋鼎盛，天下一日萬幾，乃無故獻諛，請隔日視事，得非取媚于房帷間乎？爲大臣而如此，亦以異於鷄鳴賢妃。陳荒淫怠慢之戒者矣。唐室中替，豈獨



論抑挫僧尼  
看武后之意

高宗凡大臣與有罪焉。詔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拜。所司明法禁斷。太宗已詔僧尼致敬父母。未嘗中變也。高宗又何爲有此詔乎。曰。此武后意也。武后嘗爲尼。外人未必盡知也。高宗立之之詔。謂受賜於先帝。事同政君。固不曰取之於尼也。是故降此詔。抑挫僧尼。以白已之元。在宮掖。而不來自感業寺耳。雖然。其意則邪。其事則正。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天下豈有無君之國。故雖國君

於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况天子乎。必也令浮屠老子之徒。於父母。於君上。於所尊者。無不致敬。而父母尊者。不得屈答。然後爲宜也。

四年  
武后怨長孫無忌不助已。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然。武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有告韋季方季巢朋黨事。敕敬宗鞠按。敬宗遂誣季方與無忌謀反。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下詔削封邑。黔州安置。

詩三百六篇。惡讒者居五六焉。其義皆以自微而

論太宗啟後  
嗣輕川刑法



著積少而多。如采苓采葛青蠅貝錦之諭是也。孔子曰譖愬之情亦以浸潤膚受况之。蓋不如是則聽者疑而不能入也。今許敬宗之讒無忌直以謀反動人主心。值高宗庸懦不復參諦。一二日間片言而決。不必捷捷幡幡。然後濟也。吁。可畏哉。太宗每斷死刑。慎重詳覆。至于再三。高宗所親見。而不知法也。若盧祖尚劉洎張亮。則以一時之怒。不付有司。而徑殺之。于以啟後嗣。輕用刑法之端。施之元舅而不少靳矣。無忌事兩朝。甚諂。辭封國甚切。

援高宗甚力。凡以爲身謀也。而其效乃爾。則曷若忠言直道。與褚韓二三公同其禍福。不亦榮哉。詔改氏族志爲姓氏錄。許敬宗以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故請改之。乃以武氏爲第一。

太宗脩氏族志。以皇姓爲首。許敬宗乃降李而升武。高宗苟有幾微之見。心豈安乎。敬宗奏請不疑。高宗聽許無忤。是自紕其姓矣。迹敬宗所以敢爾。肆行無忌憚者。非特以其君懦昏也。蓋信占記之文。知武氏將昌。可倚仗以取富貴耳。由是見褚遂

論高宗自紕其姓



龍朔二年

論任雅相宰  
相才

良不能止邪於未萌。禁亂之初生。而忽於占記。所告也。夫未入宮之時。繫于金柅。其用力爲易。旣拜昭儀之後。羸豕躑躅。其防之爲難。至於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曾不若田舍翁易婦之言。適得其幾。是以君子痛惜於斯焉。

涇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雅相爲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賞罰皆平。人服其公。

任雅相宰相才也。而死於一將。使遇太宗。則必見

用矣。使居無忌之任。必不收取物情。私用刑罰矣。詩人之譏尹氏太師也。曰。瑣瑣姻婭。則無應仕。宰相代天子序進賢才。而以姻婭冗瑣之人。妨塞仕路。詩人仰天而訴。以爲鞠凶大戾者。世鮮不蹈犯此戒。而雅相持軍。不奏親戚。不以國家公器自便其私。故知其可以任百揆之職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曰。吾久當死。今以身報國。不釋甲冑。赴敵而死。

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

論褚遂良不  
如來濟善處



死

綱目節錄其文

麟德元年

論高宗不當以治庶人之法治皇族

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衰  
 而志挫也來濟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  
 死處死之為難使遂良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魏州刺史孝協坐賊賜死司宗卿奏孝協父叔良死  
 王事孝協無兄弟恐絕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  
 異制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亦不赦  
 當言而不言忽有所言則其言必奇當行而不行  
 忽有所行則其行必異喜怒賞罰亦莫不然高宗  
 昏懦肆恣棄太宗之法如掃塵爍凍然而於孝協

之賊確守畫一此畫一豈不可施之許敬宗李義  
 府耶法雖畫一然皇族則與衆人有間矣必以治  
 庶人者治皇族幾何不廉之無陛耶夫禮與法之  
 所無者武后猶且出意創為又况於啟之曰苟害  
 百姓雖皇太子不赦他日東宮連見廢殺畫一不  
 赦之教也

武后專作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  
 真出入禁中為厭勝之術宦者王伏勝發之上大怒  
 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議廢后左右奔告后后詣上自



論高宗陰濁  
勝

訴上羞縮不忍曰我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故太子忠謀大逆儀伏勝死於流所朝士坐與儀交通者流貶甚衆於是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

武氏殺王后蕭妃長孫韓瑗諸人高宗豈能不介然于心而卒莫如之何上官儀之事自己爲之又非有讒人交間而致之死雖孽婦機譎忍毒而高宗亦太懦矣君子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高宗宜剛而柔宜健而順宜制而從直

由陰濁勝耳武后通方士入宮爲厭禱於敗露而決勝當是以聚麀劫持其君高宗素非烈丈夫又負此不義故雖知郭行真之事猶不敢校喑噤憤屈其之而已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其高宗之謂乎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上幸其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

張公藝之言直矣可謂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三老啟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

論張公藝首  
朴茂而智術  
短



悟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劾之非辜。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又勸之。故知其資朴茂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分一。其有警焉耳矣。

初劉仁軌與李義府有怨。會仁軌運糧浮海。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鞠之。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謂仁軌曰。君與何人為讐。宜自為

論劉仁軌報  
袁異式適足  
為私

計。仁軌曰。當官不職。國有常刑。若自引決。竊所未耳。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及仁軌為相。異式大懼。仁軌聞之。薦為司元大夫。杜易簡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袁異式若為小人者。則不受仁軌之言。直殺之以取知義府矣。今則不然。是異式之賢也。仁軌欲報之者。具以上聞。如李大亮可也。遽有遷叙。又越等級。將以示無怨之公。適足以為私。非宰相之體也。劉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將軍史與宗常從上獵。因言晉州產鵠。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彼



論高宗善善  
不用

綱目錄其文

豈捕鵠者。卿何以此待之。

人主雖為嗜慾昏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  
所蔽者重，故不能推廣其明耳。高宗若以待劉齊  
賢之心，博求賢才，列之朝廷，則膏肓之疾，必有良  
醫能已之者。既知齊賢方正，而置之外州司馬，雖  
不使捕鵠，亦不能采其謀猷，善善不用，郭公之道  
耳。

上耕籍田

為國必務農，務農必本末備舉，然後實德及於百

二年

論耕籍田非  
農之本

綱目錄其文

姓高宗政出房帷，輔相姦諂，天下駸駸入於危亂，  
方且躬耕千畝，勤於九推，夫豈勸農之本乎。

高麗平

高麗東方之小國，較之契丹高昌吐蕃薛延陀之

論高宗坐收  
前人之功

難取，相去遠矣。然以隋之強盛，以太宗之神武，皆  
再三代之而不能克，何高宗成功之易耶。曰：此乃

隋唐征伐之效，積威約之漸，顧其時未可耳。夫以

一方而當天下，縱使地利可恃，人和可守，而三十

年間，七拒大敵，筋力外耗，氣血內傷，安能以是久



而不敗。又况太宗名將李世勣薛仁貴猶存。而中國富庶少事。勢力益壯。故雖以高宗庸懦蔽溺。而坐收前人難集之功也。苟不原其本。適觀其末。謂高宗威德所致。與漢宣服匈奴朝呼韓邪爲比。則誤矣。

司刑太常伯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人督運遭風失米。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既無苦色。亦無愧詞。又曰。寵辱不驚。考上上。

論考官判注  
亦山公啟事  
之餘俗

考士者當較其平素。今以一時容止而進退之。厚貌深情者。得以蒙其姦矣。然觀承慶判注之語。則知古者考課。有所毀譽。而得之者。以爲榮祿。此亦山公啟事之餘俗也。後世課最負犯。立爲定目。依式而書於吏文。無繆則善矣。其人有異績美行。無由察錄。而貪贓蠹害。幸免按舉者。卽以無過著于官簿。賢否混亂。功罪同區。未之有改也。豈非激揚之闕政乎。

吐蕃陷西域十八州。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鎮。



論吐蕃突厥  
高麗新羅臣  
而又叛者太  
宗所致

以薛仁貴阿史那道真郭待封討之。太宗勤兵遠畧郡縣四夷以爲帝王之盛節也。然北荒初平建十三州分遣勅勒酋長未至所部而迴紇吐迷度已私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之故以是知克伐雖易而不叛爲難也。至是吐蕃復盛破吐谷渾陷西域十八州朝廷遂棄四鎮遣三將往討大敗而還而新羅百濟高麗餘種相繼叛亂突厥亦遂反命將出師自是無寧歲是故舜之服蠻夷也以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也。武王之

通道于九夷八蠻也。以慎德也。玃狁匪茹宣王討之。至于太原而止。不窮追也。齊桓公越千里爲燕闢地而伐山戎。孔子不取也。所以然者。不虛內事。外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取虛名而受實禍。故也是故吐蕃突厥高麗新羅臣而又叛者。太宗之所致也。使太宗而在。尚未有善後之策。况高宗乎。郭待封耻居薛仁貴之下。多違其言。唐兵遂大敗。三將脫身免。並除名。

論薛仁貴之  
罪輕郭待封



之罪重

數相違，豈可與之共事，斬之上也。言于朝，俟命。次也。乃不能然，其覆敗自取之矣。待封，苟以國事為重，忘其班資，以沈攸之、曹景宗為法，則協濟成功，俱受顯賞，豈不美哉。雖然，是役也，待封之罪重，仁貴之罪輕，而罰一施之。他日魏元忠亦以為言，謂二人罪當同科者，非也。

四年

作始不可不慎

詔劉仁軌等改脩國史，以許敬宗等所紀多不實，故也。作始不可不慎也。自太宗必欲觀史，雖房玄齡不敢盡使見也。乃與許敬宗等刪為高祖實錄，上之。

既經刪削，則遺闕已多矣。敬宗之所以敢為不實，得非房公啟之歟。故嘗謂左右史當選天下有識直士，久於其官，爵祿優放，而官則不徙，天子不觀。史宰相不脩史，詔史官第書事實，而不得輒有褒貶，則是非得失法度文章後世有考矣。

武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詔書褒美行之。

武氏之請加母服，所以崇陰教也。猶不欲特請，乃

論武氏躋地  
尊天扶陰敵



以聖緒出於老子先之。而請王公以下習老子書。可謂能行其說者。夫五服古聖人所制。其輕重隆殺皆有理義。豈可以私意增損。武氏之爲此請也。蓋自太宗時禮官請加高祖父母諸服。太宗不命。博學碩儒斷以經訓正以古禮。而率然從之。於是武后請加母服。他日玄宗加帝謚。建九廟。作而不法。自以爲厚。而不知違經背禮。乃所以爲非也。古者父在爲母齊衰期。豈聖人固薄於母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其繫。

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不言大而言至此齊衰期之義也。今於父在。以母比隆。躋地尊天。扶陰敵陽。其欲陵滅夫宗。獨御四海之意。豈特履霜而已哉。不特高宗情如。而其失至今未革也。必欲得正。其必以古爲則乎。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武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忤旨。由是失愛。暴薨于合璧。官人以爲天后醜之也。

太子弘幼有美質。居東宮十五年。其過失惟命官

論太子弘不知春秋之義

二年



臣擲倒一節而已。嘗受春秋左氏傳，至商臣事，廢書而嘆曰：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亦耳所不忍聞。願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是時年方幼學，而至心如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他過，特以奏請弗旨，嗚呼！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朝夕問安侍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懦弱昏母，后專忍，尤當遵養時，以絕疑忌之萌，而輕用其

智，不自韜默。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爲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違忤而見醜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大理，而居人父子之間，其禍如此。則人君愛其子而爲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

儀鳳元年

大理秦權善才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罪當除名。上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栢，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乃流二人于嶺南。高宗非可以理斷者，而其言則不可不辨。其言何謂？以不殺伐陵栢之人，則爲不孝，是也。人子承宗

論高宗以薄物細故爲孝



廟社稷之重。其職豈爲陵墓一木之存亡耶。祖武不可違也。考志不可背也。所遺之人材。不可屏棄也。所立之法度。不可改也。祖宗有未善。猶當掩隱而消平之。父母有失德。猶當彌縫而是正之。如此則孝道庶乎其可言矣。今高宗於乃考帝範。十不遵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栢孰重。重者安行而不忌。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爲孝。豈不猶盜跖以分均出後爲仁義。陳仲子避兄離母而居於陵。以爲廉乎。故計末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

君子之所惡也。譬猶有人有諱其父祖之名者。寧違禮律以行其私。而不知違禮律之爲不孝也。夷攷其行事。曾未足以增光祖考。盡子孫之道。獨於名諱必曲爲之避。一聞人言之。小則斂衽變色。大則譴怒隨之。是亦高宗罪伐陵栢之類爾。夫名有可易以他字者。青而爲綠。土而爲泥。是也。以太宗二名論之。以代易世。以人易民。或可或不可也。代以一朝言。世以三十年言。今日有詞于來代。則非其義。



詩經卷之八  
其義矣。由此而觀，曷若上法孔子二名，不偏諱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乎？是故廟中而諱，則祖考子孫不相悉其為誰也。詩書而諱，則詩不可以為尸書，不可以為舒也。嫌名而諱，則狩不可以為獸，沖不可以為蟲也。而世之人，寧違禮律以行其私，皆是也。嗚呼！子而知孝之達，臣而知忠之大，則必不為此小恭末謹矣。

三年  
夏五月，上幸九成宮，山雨大寒，從兵有凍死者。

綱目節錄其

傳言周無寒歲，秦無燠年。夫周之衰，秦之盛，其歲年固多，豈盡無寒燠哉？亦言舒緩慘刻之應而已。高宗可謂舒遲解緩之君，在咎徵宜得常燠，今乃盛夏而寒，何也？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或曰：是時武氏未全得唐之政，未多殺也，何為而有此？曰：天降時雨，則山川出雲，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大冬肅殺，凝陰所為也。乃兆於仲夏之時，惟見徵者知之。人君而不悟也，生乎其時者，必有晦迹韜光之士矣。

綱目節錄其



讀史管見 卷十八 四  
上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守備，或欲亟擊之，竟不能決。

太宗於衆謀紛紜之時，若非心有先定，必能決擇從善。疾如轉圜，決擇從善，禦竇建德於成臯，專用薛收之類是也。心有先定，處突厥於塞內，專用溫彥博之類是也。則未有發言盈庭，莫知去取而罷者也。高宗之時，賢才尚多，議吐蕃而不決，則以君無先帝之明也。其時三議和親與亟戰非也，和親則辱國，有耻者不爲；亟戰則疲民，惻隱者不忍；保

境嚴備，策之中也。一言立斷矣。

偃師人明崇儼，以符呪幻術爲天后所重，官至正諫大夫，爲賊所殺。崇儼屢言於后，以太子賢不堪承繼及死，賊不得，后疑賢所爲，誣以謀反，廢爲庶人。

先是郭行真人宮事，露高宗爲之殺大臣及故太子矣。又以明崇儼之死爲之廢太子，而終不知其情實。人心旣昏，乃如是耶。厭勝之事，未嘗究治，則行真固無恙。今之殺崇儼者，安知非行真爭寵所爲乎。神器黷辱，荆棘生宮之象著矣。

論高宗無太宗之明，故庭議吐蕃而不決。

崇隆元年

論高宗心昏



論制敵尚詐  
非仁義之兵

詔裴行儉討突厥行儉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遂以詐勝之

撫士貴誠不易之言也制敵尚詐非仁義之兵也春秋紀兵法衆矣獨於以詐勝者則書曰敗敗者彼來戰而我以詐勝之也晉文城濮之戰其功茂矣許曹衛以携楚之黨拘宛春以激楚之怒然後得臣之意決則一戰而勝之孔子不美其功而陋其譎及大鹵破狄毀車崇卒以取勝聖人亦以敗書其惡用詐謀如此是知制敵尚詐非仁義之道

開耀元年

也然則攻城對敵一務誠信不反爲人所敗乎曰光武破尋邑孔明拒曹魏皆強弱不侔而未嘗用詐光武直順人之心而孔明行師有制是以所向無敵必曰詐而已矣一遇不可詐者豈不自敗乎薛紹尚太平公主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顓以寵盛憂之問族祖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順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懼也

士大夫負志節者多不肯連姻天家而帝女下嫁



必妙選望族名士各從所欲則無時可以成婚然  
舜由匹夫爲天子婿能使二女率循婦道此則尚  
主之法式也帝女而不擇名士而歸名士而耻爲  
天子婿可乎必也公主有父母師傅之訓如太宗  
宣宗不驕其女而爲之婿者德行行乎閨門使帝  
女不敢以富貴輕忽夫家交得其道其何美如之  
不然殆難免於薛顛所憂與克構之言乎

永淳元年

立皇孫重熙爲皇太孫上欲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  
中王方慶對曰晉齊皆嘗立太孫其太子官屬卽爲

論王方慶執  
義不堅

太孫官屬未嘗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  
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爲不可

事君之義有所問據經法以對然後爲當若阿意  
從欲而附會典文是小人已王方慶始而正言旣  
而獻諛執義不堅故也而高宗所謂自我作古者  
是耶非耶曰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有王者起必來  
取法矣言之而不然行之而不善施於今則人不  
服垂於後則世不遵雖欲作古其可作乎後世有  
好改作妄作不知而作作而不法者徃徃以此言



藉口蓋亦惑其名之可以自便而不知理之所不可成也

以吏部侍中魏玄同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先是玄同上言銓選之弊請依周漢良規以救魏晉之失上不納

委人材於選部不問賢愚功罪一以年格次進知治體者以爲不當論之詳矣惟在上之人無意於得賢能致平治也則曰守法足矣苟有求賢能致平治之心則必改此法改此法者必慎擇天官而

論魏玄同身  
爲宰相自  
銓選之議

取人之術數路並用則兼周漢所長而除晉魏之失矣夫言事之人常以有言不用爲歎以人所見不同或以不出於已也今玄同言而不用以制在他人也及身爲宰相可以詔王廢置矣乃復寂然自紉前議豈言之之易而行之之難歟

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自殺上深惜之盡免黔府官屬祐一夕忽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國公傑爲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爲穢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論俊傑設謝  
祐能爲人子

零陵王俊黎國公傑能爲人子矣。或曰謝祐爲都督承武后意而殺其父。二子安得報私仇乎。曰祐非有高宗之命而黨於賊。后是亦賊也。二子殺之。何不可之有。又况明之死。高宗深惜之。而盡免黔州官屬。二子報父之深仇。固知君之密意矣。使武氏而不專制。二人者蓋高宗之所賞也。

則天皇后上

嗣聖元年

中宗卽位。立妃韋氏爲后。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

可。而惜侍中耶。炎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中宗爲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旦爲皇帝。是爲睿宗。事皆決於太后。

世觀中宗之廢者。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中宗云。以天下與韋玄貞。固爲失言。炎安得奔告于后。遽謀廢之。耶。身爲宰相。勒兵宣令。則廢君之罪。炎爲首。而武后爲從矣。炎但知玄貞與政。

論中宗之廢  
裴炎爲罪首



必與已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不為唐室遠慮，以啟革命屠戮之禍。然則炎之罪，又不止於廢君而已。武氏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自高宗中代，其迹益彰。炎豈懵然不識乎？苟不能識，是為不智。罪猶淺也。識后意趣，而勸使廢立，是欲為后腹心股肱之助。其情為如何？他日劉景先、胡元範與文武間，不以炎為反者，皆昧於君臣之大義者也。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

細目節錄其

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后以權與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論裴炎甚甲

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之，而戒以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呂氏惟殺趙王、彘戚姬也。遂有王諸呂之事。武氏殘其主母而害三太子，比之呂后孰為甚？炎舉呂后之敗以為戒，而不知廢天子者，呂后所無有也。事當防微而為之，決其防。事當杜漸而為之，撤其杜。躬行此事而

綱目節錄其



口出此戒。所謂識一二五而不知十者。其愚豈不甚乎。諸武用事。衆心憤惋。會英公李敬業同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坐事被黜。皆會于揚州。各以失職作亂。以匡復爲辭。遂起兵。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求得一人類貌。故太子賢。給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因奉以號令。

徐敬業欲因天下之憤而舉兵者。直數武后蠱君廢主。欲代唐室之罪。且行且檄。收衆風馳。苟得罪

論大事不可  
以詐立

人。何憂唐室無主。而施施然開三府。方效成方。遂王郎之所爲。給衆出令。夫大事豈可以詐立哉。已自爲詐。人誰以誠應之。其不旋踵而敗也。宜哉。太后問計於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詞。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太后怒。以炎欲反。斬之。

裴炎謂睿宗年長。不親政事。故賊得以爲辭。中宗年長。既親政矣。而炎廢之。何說也。始而廢中宗。開太后視朝。今而議討賊。勸太后復辟。譬猶以肉啗

論裴炎欲辭  
反名不可得



饑虎又從而奪之。則見咋而已矣。故能權輕重而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韋玄貞爲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至遽擅權而亂國也。方之太后專斷之久。豈不懸遠乎。中宗雖下愚。炎與玄貞及劉仁軌劉禕之徒。左提右挈。雖排太后不預外可也。然炎當高宗初崩。中宗卽位之時。卽奏言太子未應宣勅。有要速處分。望宣太后令施行。纔兩月。乃有廢立之舉。旣自黨于太后矣。今又欲使太后歸政。睿宗以收公議。而弛張大柵。一出於已。其將能乎。太后目之以反。炎雖欲辭此名。不可得矣。

詔李孝逸討敬業。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

元忠智謀。誠可爲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可謂不待價而沽之者矣。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敬業而敗。則武后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李孝逸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獻言高宗。而命以官。誠有遠見宏



畧者末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雖非見幾亦未習坎也至是鋒穎已見聲名已彰難乎其卷而懷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知退也

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故有天下國家必敦名檢抑奔競取難進之士勵靖退之規所以成人材而興禮義也武后此詔可謂失矣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乃引以爲美談曰

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之用何也此爲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寧憂乏才何必開銜鬻之門消廉耻之道乎狄仁傑張柬之姚宋諸公豈自薦者故凡自薦賢者不爲而才者爲之人君安治天下固賴乎賢者爲本也

命鑄銅爲匭置之朝堂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軍機秘計者



說文管見 卷一 五三  
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乃得投  
表疏

古有肺石謗木皆以達下情也上之出令如居高  
建瓴其勢然也下之貢陳如搏水過顙亦其勢然  
也故明君慎於出令而急於民情之上達武后之  
意則非其所爲則近是矣然欲知得失聞冤枉及  
天變則可也使人獻賦頌求仕進則不可也後世  
於所不可者不謀而同之於所可者乃閉而不行  
或又設令曰如某事乃得言某事乃不得言於是

民之幽隱國之利病上皆不得知諂言日進而危  
亡之膏肓成矣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乃盛開告密  
之門寵任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徒競爲殘忍酷法作  
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  
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矚翅或以物絆其  
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蹶或使跪捧枷累甃其上  
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  
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絕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



言身管見 卷十八  
五  
轂其首而加禡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入獄者望風誣服

論武后酷刑  
出於佛氏地  
獄之說

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技與其具皆非人理蓋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瀾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獄者何獨言武后之時效之也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形于繪畫則人人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閻立本圖地獄變相至今尚有之况當時羣僧得志繪事偶像之盛從可知矣是

故惟仁人之言其利博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何不返政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賄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太后大怒以爲捍拒制使賜死

禕之受知武后位爲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况

論劉禕之不知害成之戒



返政大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道有常有變。常止乎正。而變適於中。變而不正。斯亂已。武氏方欲滅唐而自立。變而不正之大者。劉禪之以常道律之。不亦昧乎。雖然。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此則宰相之言也。太后一時處分。後世特盲御筆之屬也。命令之出。治亂安危繫焉。雖小事猶不可不慎。况殺宰相乎。是時與政事者凡六七人。無敢執議。以一陰制群陽。消鑠將盡。豈數使然耶。抑人不能配三才而幹之也。



